

雪米莉[警]字系列

女俠警神

雪米莉 著



目 录

登酒楼巧遇神探.....	(1)
布谎言居心叵测	(15)
应招女藏头露尾	(45)
落陷井方知悔恨	(71)
女教徒别墅蒙难.....	(100)
红衣圣母下杀令.....	(131)
落难女遇俏郎君.....	(165)
泄机密疑云四起.....	(193)
莫迪克借弓惊鸟.....	(221)
寻蛇窟深夜跟踪.....	(250)
揭面纱红莲饮恨.....	(279)

登酒楼巧遇神探

这

地方不仅环境优美，视野也很开阔。坐在临栏处，鸟瞰脚下栉比鳞次的建筑物，高低错落的混凝土文明，如同一个个充满活力的音符，组成跌宕起伏、悠扬婉转的优美旋律，在香港两岸回旋激荡，铮铮流淌。

向远遥望，是一望无垠的万顷碧波，波江潋滟，天水一色，平淡中蕴藏着深邃与丰富，单调中展现出绚丽与变化，让人如同咀嚼一首绝妙的好诗，百读不厌。每读一遍，都能悟出一个全新的意境，每读一遍，都能品出一股别具风格的韵味。

不难想象，这家咖啡馆的主人具有较商品味的商业眼光，才有胆识与魄力敢于买下这块突出的山岩，花巨资修建起闻名遐迩的天海楼。

天海楼为三层仿古建筑，红墙碧瓦，雕檐画栋，四周红欄翠拥，既堂皇又雅致，既庄重又玲珑。加之背靠车道，交通便利，虽远离闹市，藏之深山，每天游客仍纷至沓来，络

绎不绝。

除底楼供大众游客休息，上面两层都为雅座，由屏风随客人要求任意间隔，并备以陪酒女郎，歌妓舞姬，承欢卖笑以娱客人。

尽管如此，绝大多数游客在晴好天气，都愿意到楼前的空地上来坐，迎八面来风，听莺啼燕婉。或凭栏远眺，仰天长啸，或阳伞蔽日，软语呢喃，自由散漫，优哉游哉。

迪克提前二十多分钟就赶到天海楼。一个旅游团体也刚刚抵达。金发碧眼的鬼佬们从豪华大巴拥下，有的急忙去买纪念品，有的举着相机啪啪一通乱照，乱纷纷像一群没头苍蝇。

迪克没上楼，来到空地上，在五颜六色绚丽斑斓的阳伞下四处张望，最后，他的目光落在一位坐在左边最角落的单身小姐的身上。

小姐芳龄不过二十四五，上身穿一件白色水洗布衬衣，衣服宽松大套，遮没身体上所有的轮廓与曲线，下身穿一条牛仔褲，脚下着一双白色旅游鞋。打扮朴素普通，很像一位既没钱又要周游全世界的冒险旅行者。

然而，普通朴素的穿着并没丝毫损伤她的天然丽质，一头蓬松的黑发被一条白丝绸发带绾束脑后，如同绵羊的尾巴沉甸甸地摇曳。一张秋月般丰盈的俏脸，散发出高贵圣洁的光辉。两弯柳眉含烟浮黛，生机勃勃。一双明亮的的大眼睛，目光深沉，内涵复杂，既妩媚动人，又犀利有神，既顾盼生辉，又凝聚专注。红红的樱唇如两瓣喷香的玫瑰，流淌着柔情，展示着性感，渗透出刚毅。总而言之，她整个人儿就像一把寒

光闪闪的宝剑，刚中有柔，柔中有刚，刚柔相济，柔为形，刚为气，秀为体，美为质，琴为心，剑为胆，诱人眼，慑人心，使人心生爱慕而不敢轻薄。

迪克被这位小姐美丽的外表和高贵的气质所吸引，情不自禁地迈开双腿走到小姐的身边。

“Good morning, miss. 小姐，你好。”迪克先用英语再用汉语向小姐问候。同时，不等邀请和同意，一屁股就坐在小姐的旁边。

小姐调过脸，盯了迪克一眼。

迪克满脸挂着美好的微笑。

这纯情的微笑曾经迷住世界上无数的女孩，极少有女人不能不在他这微笑中怦然心动。

然而，这位小姐对此却毫无反应，她漠然地把目光调到一旁。

“先生，要点什么？”侍应生走到迪克身边，垂手肃立。

“小姐，可以请您喝一杯香槟吗？”迪克向小姐探出身子。

“不可以。”小姐微微地转过脸，对着迪克矜持地一挑眉头，又很快把目光调向一旁。

“给这位小姐来两杯香槟。另外来一杯啤酒。”

“好的，先生。”侍应生躬身退去。

“你……”小姐霍然回头，忿然地盯住迪克。

迪克小心地耸耸肩，摊开双手。

“谁叫你给我要两杯香槟的？”小姐愤慨地质问。

“我为你要的。”迪克解释，“你不是说一杯不可以吗？我当然就为你要了两杯。”

迪克傻呼呼的样子，使对方终于忍不住“噗嗤”笑出声来：“你经常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请小姐们喝酒？”

“她们绝大多数一杯就可以了。即使还要，也只说‘亲爱的，再来一杯好吗？’”

“就只有我一个人开始就要两杯？”

“请千万不要难为情，小姐，如果高兴，再要两杯也是可以的。”

“你很有钱？”

“在小姐们面前至少是这样。”

侍应生托着银盘过来，把两种酒分别放在两人面前。

迪克从钱夹里拿出几张钞票扔在银盘内，把侍应生打发走。举起酒杯：“Here's to your health（祝你健康）。”

小姐一声不吭地静坐着，饶有兴趣地看着迪克，如同欣赏一只关在铁笼中的猴子。

迪克若有所悟地放下杯子：“哦，对不起，我忘了作自我介绍，我姓莫，中国名字莫迪克，英国名字迪克·史密斯。”说着向小姐伸出手。

小姐冷笑一下，没有回报自己的名字，更没伸出手来与迪克相握，“并没有人问你这些，迪克先生。”

“当然。”迪克仍伸着手，“不过这是礼貌，特别是在漂亮小姐的面前，礼貌就像面包上的黄油一样不可缺少。小姐，我应该怎样称呼你才对？”

“我很不喜欢对陌生人说出自己的名字，特别是对于像你这种还不成熟的男孩。”

“如果有你的帮助，我想我很快就会变得成熟起来的。”

迪克把头探向小姐。

“这就是我应为两杯香槟付出的代价？”

“如果觉得不够，还可以要两杯或者更多。”

“你的模样儿很讨女孩们的喜欢，迪克先生。”小姐冷言道，“只是太缺乏手段了。”

“我正在努力学习。”迪克像个虔诚的小学生，“东方小姐就像秋天的云，瞬息变化，令人捉摸不定。”

“先生是西方人？”小姐不无讽刺地问道。

“英国人。具体来说应该是英籍华人，因为我的父母以及父母的父母都是地道的中国人，而我出生在伦敦。我这是第一次到香港来度假，并且，假期就快到了。”迪克收回手，端起啤酒杯，“因此我很渴望找一位东方小姐谈谈，如果可能，我还想同她交个朋友。”

“一个假期都快过完，还没找到？”

“不，终于找到了，就在此时此地。小姐，当我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，就立刻认定，我应该找你谈谈。”迪克举起酒杯，“能认识你真让人高兴。”说着，自个儿灌了一大口。

“我可没有这种愿望，迪克先生。”小姐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。

“我有。”迪克热情果断地一下接上，“只要我有这种愿望，事情就成了一半，希望就有了百分之五十，你说对吗？小姐。”

“没有另一半，事情永远不会成。”小姐说得斩钉截铁。

“你真是一个悲观主义者。”迪克看见那些背包提物、叽叽喳喳的外国旅游者纷纷朝外走去，再看看手腕上的表，“我

们不已经坐在一块交谈了吗？而且谈得还很投机，尽管我还不
知小姐的芳名。”迪克一口咕咕地把杯中的啤酒喝干，站
起来，“谢谢你，小姐，我会永远记住我们这次愉快的交谈。”

“你就要走了吗？”小姐把迪克当成是那个旅游团体的成
员，心中莫名其妙地产生一丝淡淡的惆怅。

“人生何处不相逢。小姐，也许有一天，在世界的某个
角落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”

“迪克先生。”小姐站起来，歉然地向迪克伸出手，“我
叫康莉。”

“康莉小姐。”迪克丝毫没感到意外，自然地握住康莉的
纤纤素手，举起来，俯下头在手背上轻轻一吻，“谢谢你，是
你第一次让我真正欣赏到东方女郎身上那种含蓄与羞涩之
美。”

迪克轻轻放下康莉的手，礼貌地点点头，转身离去。

康莉怔怔地坐回椅子，一种空前的落寞惆怅弥漫了整个
身心。这位突然出现又骤然离去的美男子，有如夏日夜空的一
颗流星，匆匆一亮又消失，却把瞬间的辉煌留在她的记忆
里，无端地扰乱着她宁静淡泊的心绪，在她的心海中搅起阵
阵莫名的躁动。

好一会儿，康莉才抚平心湖的涟漪，看看表，恋恋不舍
地站起来。

刚要举步，康莉又忽然停住，端起一杯还没喝的香槟，在
迪克空啤酒杯上轻轻一碰，然后举至唇前大喝一口。

迪克离开康莉后，并没离开天海楼，而是直奔三楼。

有侍应小姐笑脸相迎：“欢迎光临，先生。”

“两个钟头前，我打电话订了个两人座。”

“是的，先生，已经安排好了。这边请。”

迪克随侍应小姐在左遮右挡的屏风中拐了几个弯，最后来到三楼西北角。这一隅不过五六平方米，三面置屏，一方临窗，中间一张白色小方桌，两张高背椅，朴素简洁中显出幽雅。

坐下后，侍应小姐礼貌地问：“先生，要点什么？”

“哦，请稍等，还有一位马上就到。”迪克连忙解释。

侍应小姐知趣地退去。

迪克从口袋里摸出一包“骆驼”牌香烟，抽出一支叼在嘴里，把烟盒搁在桌中央，再把打火机压在上面。

这另一个人到底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

前天晚上，迪克突然接到玛丽小姐的越洋电话，玛丽告诉他，威尔逊先生对他这次在香港的工作十分满意，希望哪天他能去威尔逊先生的办公室喝午茶。

“喂，你搞没搞错呀亲爱的。”迪克对着话筒叫开了，“老爷子难道没告诉过你，我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来香港的吗？”

“别这么激动嘛，亲爱的，这会使人血压增高的。”玛丽不慌不忙地说，“老爷子也不同意你去晋见威尔逊。再说，”电话里传来玛丽咯咯的笑声，“我也担心那老鬼把你从我身边夺走呢！”

“这家伙是个同性恋？”迪克故作恐怖状。

“这还不太清楚。”玛丽咯咯地笑着，“不过，看来，他似乎对你已经产生了恋情，他希望你能留在香港，至少，再

呆上一段时间。”

“老爷子没答应吧？”

“不，他同意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迪克一声惊叫，“你们把我给卖了。”

“准确地说应该是借了。迪克，老爷子并没收威尔逊一分钱，你仍然是他的宝贵财富。”

“不行！”迪克厉声打断玛丽，“我正在休假，这段时间我是属于我自己的！你听着，明天我就回英国，香港这鬼地方简直让人受不了！”

“是吗？莫非与阁下同渊同源的东方小姐还不能让你着迷？”

“她们不仅没有你脸上那些令人神魂颠倒的雀斑，而且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内向和不近人情的含蓄，不少女士甚至把羞涩当成生命，脸上永远保持着拒人千里的冷漠。”

玛丽大声笑着：“没想到女人面前一往无前的迪克先生跌在自己的祖宗的国土上。东方真是神秘莫测。”

“感兴趣吗？”迪克立刻抓住话题，“要是愿意的话，我可以向老爷子提出条件，让你到香港来协助工作？”

“你这个天才的建议太迷人了，迪克，我想老爷子一定会同意的，因为上个月我已没薪水可扣了，而下个月还有十几天才会到来。”

玛丽小姐有个致命的缺点，她经常忘记在下班时关上办公楼所有的灯，特别是有男人约会时。每天上午八点三十五分零十秒，老爷子的铜钥匙准时打开办公室大门，他像熟知脚上的鸡眼一样熟知办公室有多少盏灯。严格地规定了，从

前一天下班到第二天上班应耗多少度电。只要发现头天下班时玛丽没有关上应该关的灯，他就会一丝不苟地记录下来，在每月发工资时从玛丽小姐的工资袋里一并扣除。

迪克经常开玩笑说，从玛丽每月所扣的电费就能精确地推算出玛丽与多少男人约会过。

“你这些日子天天都有约会？”迪克故作惊讶。

“实在没有办法呀，迪克。那些男人就像苍蝇见了血一样，没完没了的假殷勤，简直让人难于拒绝。你想，我怎么忍心让那些优秀的小伙子为我痛苦呢？”

“你这种伟大的献身精神真令人佩服，玛丽小姐，你对男人来说就是一轮火热的太阳。特别是现在，我冷落的情感多么渴望得到你的几丝温暖呀！快来吧，亲爱的，我需要沐浴你的光辉。”

“哦！可怜的孩子，恐怕只能令你失望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老爷子也许不成问题，遗憾的是威尔逊已经早为你准备好了一个助手。”

“谁说的！”迪克真的急了，“他怎么不经过我的允许便作出这种荒唐的安排？”

“请别忘了，威尔逊先生是香港警察总监。”玛丽在电话中冷静提醒。

“可我并非香港皇家警察！”迪克不服气地反驳。

“你现在暂时属于威尔逊指挥。”玛丽在电话里进一步解释，“这次你在香港的具体任务他没向伦敦说明，一切都由他派来的人当面向你阐述。”

“这不是助手，是指挥官。”迪克气愤地抱怨。

“老爷子的意思是希望通过这一次，能把你管教得更乖一些。”

“好吧。”迪克无可奈何地接受这个事实，“我能有幸知道那位印将来对我进行管教的是何许人吗？”

“一位既内向又含蓄再加上视羞涩为生命的小姐。”

“上帝啊！”迪克哀叫起来。

“她名义上是你漂亮多情的未婚妻，你则是一个刚从外国回国的花花公子。”

“哦！真的吗，太好了，多谢你为我安排了这么一段令人销魂落魄的度假。”

“威尔逊先生要是知道他的警花落到一条穷凶极恶的色狼口中，心脏病一定会复发的。”

“你的担心实在毫无意义，威尔逊先生知道我们东方人最讲究阴阳调合。所谓阴阳合则万物生，世间万事万物莫不讲个阴阳。在我们眼中，男人是阳，女人是阴，所以最佳拍档应该是一男一女阴阳搭配。当然，这属于哲学范畴，也难怪你不懂！”

“亲爱的，别忘了威尔逊总监先生是英国人。”

“可他长期供职香港，灿烂的东方文明不会不对他产生深刻的影响。”

“你敢打赌吗？”

“我给你赌 10 英镑。”

“一言为定。”

迪克和玛丽差不多每次见面或通话都要唇枪舌剑地干一

阵子，哪怕是在这种收费极高的越洋电话里，都要叽叽喳喳乱闹一通才肯收场。幸亏老爷子——布朗勋爵很少注意电话费，不然的话，玛丽小姐的工资又会多消失一部分。

两人胡调乱侃一阵，玛丽才告诉迪克如何与前来找他的助手相见。

迪克就是根据玛丽安排的时间地点，准时坐在天海楼预订的桌子前，用香烟摆出接头的信号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从屏风外姗姗走来一位妙龄女郎。

迪克抬头一看，顿时愣住了。

对方也不由自主地一怔，随即两眼放射出诧异的光芒。

“是你……？”尽管曾与玛丽赌了10英镑，但他却不相信威尔逊真的会给他派来一位女警官，更不可能把“警官”二字和刚刚见过面的康莉小姐连在一起。

康莉很快地从最初的诧异中回过神来，似乎是在不经意中，她已经把迪克和桌上的骆驼牌香烟反复盯过几遍，试探性地坐在椅子上，从烟盒中抽出一支烟含上樱唇。

迪克按预先的约定拿起打火机为康莉打着火。

“这世界太小了，你说是吗迪克？”康莉只抽了一口便立即把香烟在烟灰缸中揷熄，扔在缸中。很显然，她并不习惯抽烟。

“我早就有种预感，我们一定还会见面的。康莉小姐，没想到，这么快我的预感就变成现实。”迪克快活地感叹着。

侍应小姐走过来：“小姐，先生，需要什么？”

“还是两杯香槟？”迪克调戏道。

“不！一杯咖啡。”康莉把一杯说得很重。

“来两杯咖啡。”迪克好像没听见似地对侍应小姐说道。

侍应小姐退去，康莉才平静地说：“你最好叫我阿莉，从现在起，我就是你的未婚妻。”康莉瞅了迪克一眼，“当然，这是对外的。”

“那么，对内呢？”迪克喜形于色，巧言试探道。

“我是你的助手。”康莉言色冷漠。

“您说得太对啦。”迪克快活地摊开双手，“中国人不是喜欢把妻子叫贤内助吗？由此可见，妻子就是助手，助手就是妻子，我没说错吧，阿莉？”

“迪克先生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是英国人。”康莉说话冷冰冰的。

“是英籍华人。亲爱的，具体说来就是具有英国国籍的中国人。”

侍应小姐送来咖啡。

“加糖吗？”迪克问道，声音充满关怀与温柔。

“谢谢，我喜欢原汁原味。”

迪克端起杯子，浅浅地呷一口：“味道不错，亲爱的，没想到香港还能煮出如此醇香的咖啡，真让人感到振奋。”

“香港是个东西方人杂居的国际性大都市。”康莉轻轻放下杯子，“你这次就是以一位美国华人的身份来香港旅游观光的，你的具体情况回家后我会为你提供详细资料。”

“回家？是我们的家吗？”迪克兴奋异常，“这么说我们以后将会住在一起啦？”

“位于跑马地有一个单位，我是那套房子的主人，你是以我未婚夫的名义进驻的，我们有各自的房间，在休息时不

会给对方造成任何骚扰。”康莉的话语平静流畅，不带任何感情色彩，像是在纯客观介绍一件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东西。

“我们为什么要对对方造成干扰呢？”迪克急忙解释，“我们相处得会像牛奶与水一样融洽的。”

“你是一位生长在国外的年轻人，对东方的风土人情十分陌生。”康莉继续往下说。

“的确是这样，特别是对于含蓄莫测的东方小姐更是如此。我倒希望通过这一次接触，能使我撩起东方小姐头上那层神秘的面纱，走进她们的心灵深处，真正地认识了解她们。”

康莉丝毫没理睬迪克的饶舌，“最初的几天，我将陪伴着你去拜访一些人，参观一些地方。”

“就像一位好心的阿姨带着一位刚从乡下来的小孩子，不停地告诉他这是大舅，这是五婶这是外公的侄儿，这位你应该叫他叔叔。于是我就挨个儿向他们鞠躬，脆生生地叫他们这样那样，然后他们抚摸着我的头亲切无比地说：这孩子真乖、真懂事……”

“如果你不愿意，可以告诉你的上司另外换一个有点工作经验的来。”康莉冷然相对。

“对不起，亲爱的。”迪克把双手一摊，“有经验的都被派到别处去了，现在能够接这份差事的只有我。”

“一个刚刚才从学校毕业的见习警察？”

“他们告诉我有一位非常迷人的警花会把我调教得很乖的。”迪克认真地把头探向康莉，“他们说，你会使我变成一位成熟的男子汉。”

“可我的上司告诉我今天迎接的是我的头儿。”

迪克一丝不苟地呷口咖啡：“能够当你头儿的人都是一些大色狼，他们对于女人比工作更有能力，上司决定让我来有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你人身安全方面的考虑。”

“看来，我只能接受这个令人伤脑筋的事实了。”康莉无可奈何地耸耸肩。

“相信我，我会成为你循规蹈矩的乖丈夫的。”

“好吧，亲爱的。”康莉无可奈何地站起来，“我想，我们该回家了。”

“当然。”迪克跟着站起，“回家去洗个澡，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，然后，找一个浪漫的地方共进晚餐。”

“是午餐。”康莉主动用手挽住迪克的胳膊。

布谎言居心叵测

银

灰色的凯迪拉克豪华轿车驶出灯火辉煌的市区，顺着曲折盘旋的山道向上爬去。

这是一条十分偏僻的山道，公路两旁建筑物极少，两边林木葳蕤茂盛，浓荫蔽日。车行其间，使人产生出如钻隧道的感觉。

“阿琼，我们会按时赶到吗？”周盛林有点担心的问。

“我想会吧。”周盛琼大开着车灯，双手紧握方向盘，全神贯注地驾驶着，在回答周盛林的询问时也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。

周盛林是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，一张国字脸刚毅有力，一对星目炯炯发光。天庭饱满，鼻正口方，一头黑发纹丝不乱，加上西装革履，一看便知是位作风严肃、精神强悍的优秀商人。

坐在他旁边开车的是他堂妹周盛琼。周盛琼虽然已经三十多岁，但仍然光彩照人。岁月在她的身上并没留下什么令